



詩入玉屑卷之十五

王維

輞川之勝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春煙花落家童未掃鶯啼山
客猶眠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輞川春日之勝此老傲睨
閑適於其間也 漁隱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
溪白石出玉山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
詰之詩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東坡



造意之妙與造物相表裏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垂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
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_休談笑無回期此詩
造意之妙至與造物相表裏豈直詩中有畫哉觀其詩
知其蟬蛻塵埃之中浮游萬物之表者也山谷老人云
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王摩詰詩顧知此老曾次
定有泉石膏肓之疾後湖集

晦庵謂詩清而少氣骨

王維以詩名開元間遭祿山亂陷賊中不能死事平復
幸不誅其人既不足言詞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獨山
中人與望終南迎送神為勝

韋蘇州

清深妙麗

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
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為性高索鮮食寡欲
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
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晚節把筆學為者豈蘇
州自序之過歟若溪漁隱曰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
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遺史云韋應物
赴大司馬杜鴻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人在側驚問
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

詩否二妓強記乃誦曰高髻雲鬢宮樣粧春風一曲杜
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觀此則應物
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人云余觀韋蘇州爲
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
欽臣所作序載國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

自成一家

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
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
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貴之白樂天

已爲當時所貴

劉太真與韋蘇州書云顧著作來已足下郡齋燕集想

亦示何情致暢茂適逸之如此宋齊間沈謝吳何始精
於理意緣情體物備詩人指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
下制其橫流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於足下之文見之矣
則知蘇州詩爲當時所貴如此燕集所作乃兵衛森嚴
戟畫寂凝清香也王直方詩話

逸詩

俗吏閑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隨香署客來訪竹林歡暮
館花微落春城雨暫寒甕間聊共酌莫使宦情闌陪王
郎中尋孔徵君詩也獨有官遊人中驚物候新雲霞出
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照綠蘋忽聞歌苦
調歸思欲霑巾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詩也二篇皆佳

作而韋集逸去余家有顧陶所編唐詩有之故附見于此復齋謾錄

韋詩流麗

徐師川云人言蘇州詩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蘇州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為流麗呂氏童蒙訓

古詩勝律詩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則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隱居詩話

蘇後湖讀韋詩而有感

余每讀蘇州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之語未嘗不注然而思喟然而歎嗟乎此余晚泊江西十年前夢耳自余萍寓南北山行水宿所歷佳處固多欲求此夢了不可得豈蒹葭莽蒼無三湘七澤之壯雪蓬煙艇無風檣陣馬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壯懷銷落塵土全沒而無少日煙霞之想也慶長筆端丘壑固自不凡當為余圖蘇州之句於壁使余隱几靜對神游八極之表耳後湖集

絕唱

蘇州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日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齋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

否許彦周詩話

詩有深意

蘇州詩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二愧俸錢郡中宴集云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余謂士君子當切切作此語彼一意供租專事土木而視民如讎者得無愧此詩乎
乎碧溪

孟浩然

坐詩窮

孟浩然詩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疎唐元宗聞之曰卿自弃朕朕何弃卿孟貫詩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正坐詩窮所謂轉喉觸諱漫叟詩話

高遠

浩然詩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但詳看此等語自然高遠
呂氏童蒙訓

韻高才短

子瞻謂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
耳後山詩話

岑參詩

浩然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
渡喧岑參巴南舟中夜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
喧岑詩語簡而意盡優於孟也 漁隱

山谷贊

山谷題浩然畫像詩浩然平生出處事跡悉能道盡乃
詩中傳也其詩云先生少也隱鹿門爽氣洗盡塵埃昏
賦詩真可凌鮑謝短褐豈愧公卿尊故人私邀伴禁直
誦詩不顧龍鱗逆風雲感會雖有時顧此定知母枉尺

襄江渺渺泛清流梅殘臘月年年愁先生一往今幾秋
後來誰復釣槎頭 漁隱

秀句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
為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
遇景入韻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平
大之與若公輸氏當巧而不者也北齊羨蕭懿芙蓉露
下落楊柳月中踈先生有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樂
府羨王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
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露滋寒塘草月映
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

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亦襄陽人既慕其名觀其貌蓋思文王則嗜昌歎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茗溪漁隱曰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此以爲謝朓詩東觀餘論以爲何遜詩東觀見何遜集而云之則日休以爲謝朓詩恐誤也皮日休

韓文公

掀雷決電

韓吏部歌詩累百首而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司空圖題柳集後

變詩格

書之美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魯公始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東坡

用意

退之詩酩酊馬上知爲誰此七字用意哀悲過於痛哭又詩云銀燭未銷窓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殊不類其

為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許彥周詩話

改一字遂失一篇之意

詩中有一字人以私意竄易遂失古人一篇之意若相公親破蔡州來今親字改作新字是也若溪漁隱曰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云三日柴門擁不開塔庭平滿白皚皚今朝蹋作瓊瑤跡為有詩從鳳沼來今從字改作仙字則失詩題見寄之意也漫叟詩話

公末年詩閑遠有味

子美詩善敘事故魏詩史其律詩多至百韻本末貫穿如一辭前此蓋未有然荆公作四家詩選而長韻律詩皆棄不取如夔府書懷一百韻亦不載退之詩豪傑本

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南溪始泛三篇乃末年所作獨為閑遠有淵明風氣而詩選亦無有皆不可解公宜自有旨也若溪漁隱曰退之詩如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欵之句尤閑遠有味蔡寬夫詩話

南溪始泛

洪龜父言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最愛南溪始泛以為有詩人句律之深意王直方詩話

後山論退之詩

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後山詩話

琴操

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為題者直當代

其人而措辭如公無復何頃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
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
雅退之亦不能作也唐子西語錄

送李愿歸盤谷

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
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
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
放教退之獨步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李杜至於昔尋
李愿向盤谷一篇獨不減子美東坡

晉公賡酬

退之和裴晉公征淮西時過女几山詩云旗穿曉日雲

霞雜山倚秋空劒戟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
崢嶸而晉公之詩無見惟白樂天集載其一聯云待平
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夫方時意氣自信不疑如
此豈容令狐楚輩沮撓乎晉公文字世不傳晚年與劉
白放浪綠野橋多為唱和間見人文集語多質直渾厚
計應似其為人如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之類可謂
深婉李文定公迪在中書嘗諷誦此兩句親書於壁蔡
寬夫詩話

聯句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
余觀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集有聯句一篇杜

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至退之亦是公
襲其舊若言聯句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魚腹

彈琴詩

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倬雲柳絮無根帶天地闊遠隨
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
孤鳳凰泛聲中寄拍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
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僕不曉琴聞之善琴者云
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時作聽琵琶詩
之後後生隨例云云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故特論之
少爲退之雪冤許彥周詩話

評退之詩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
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
富贍而格不近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
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交相詰
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
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顧豈黨耶以我
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座大笑
隱居詩話

子由陋聖德詩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
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臨衝

閑閑執訊連連收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
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
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退之作元
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婉婉弱子赤立偃僕牽頭曳
足先斷腰脊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未乃取闢駭汗如雨
揮刀紛紛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
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蘇子由

韓柳警句

蔡天啓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
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
秋皆集中第一

柳儀曹

東坡評柳州詩

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
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
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
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
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
兵亂之間而得詩人高雅獨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
梅止於酸塩止於鹹飲食不可無塩梅而其美常在於
酸鹹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

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
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
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
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
一也東坡

休齋評子厚詩

柳子厚小詩幼眇清妍與元劉並馳而爭先而長句大
篇便覺窘迫不若韓之雍容惟平淮詩二篇名為唐雅
其序云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之後代有以佐
唐之光明其自視豈後於古人哉其一章云師是蔡人
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于元龜又云其危既安有長如

林曾是謹誥化為謳吟甚似古人語而卒章震是朔南
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皆叶以古音輔音駟物
音其卒章云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
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尤得古詩體也

詩眼評子厚詩

子厚詩尤深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
者方漸知之余嘗問人柳詩何好荅曰大抵皆好又問
君愛何處荅云無不愛者便知不曉矣識文章者當如
禪家有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要領自一轉語悟入如
古人文章直須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向因讀
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誠潔清之意參然

在前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微言異可冥繕性何由
熟真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薰修此外亦無詞矣道人
庭宇靜苔色遠深竹蓋遠過竹徑過幽處禪房花木深
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予家舊有大松偶見露洗而
霧披真如洗休未乾染以翠色然後知此語能傳造化
之妙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蓋言因指而見月遺經
而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遣詞可謂曲盡其妙毫
髮無遺恨者也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溫之俊偉哭
凌負外詩書盡凌準平生掩役夫張進骸既盡役夫之
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一篇筆力規模不減莊周左丘
明也劉夢得傷愚溪三首有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

主燕飛回又殘陽寂寞出樵車又柳門竹巷依依在野
草青苔日日多謂之佳句正如今之海語於子厚了無
益殆折楊黃華之雄易售於流俗耳詩眼

南澗中詩絕妙古今

南澗中詩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回風一蕭瑟林影
又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
淪漪去國竟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
宜索寞競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柳儀曹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絕妙古今矣然老杜
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東坡

古今絕唱

揚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後作楊白華歌令宮人連臂
踏之聲甚淒斷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吹渡江水坐令
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
未斷城頭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許彥周詩話
天賦不可及

東坡言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盡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此
村學中詩也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
笠翁獨釣寒江雪信有格也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洪駒
兩句有不盡之意

子厚聞鶯詩云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草綠其
感物懷土不盡之意備見於兩句中不在多也魚隱

孟東野賈浪仙

論郊島詩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
刻琢窮苦之言爲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爲甚也曰何
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
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
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
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此兩人爲最至
於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
羈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

春物融冶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爲小道無取也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以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是溫庭筠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是嚴維詩文潛乃以爲郊島詩豈非誤耶

張文潛

寒澁

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爲力勅氣得乃都會之豪估郊島非附於寒澁無所置才皆切中其病及自評其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清爲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此殆不可曉當局者迷固人情之通患如樂天所謂斲石破山先觀鏡迹發矢中的兼聽弦聲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當以爲如何哉蔡寬夫

詩話

僧敲月下門

唐書載賈島字浪仙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詰之久乃得釋會昌初以普州參軍改司戶未受命卒余按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煉之未定遂於驢上吟哦時時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云云

韓立馬良久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並轡而歸留連論詩與為布衣之交自此名著後以不第乃為僧居法乾寺號無本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鍾樓吟詠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帝遂攘臂睨帝曰郎君何會此耶遂奪取詩卷帝慙恧下樓而去嘗為長江簿號賈長江唐史與嘉話所載不同如此緇素雜記

棹穿波底月

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賈島詠為梢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舡壓水中天麗使嘉歎久之自此不復言詩今是堂手錄

桑乾長江二詩

賈島詩有影略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離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冷齋夜話

苦吟

孟郊詩寒澁窮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隱居詩話

唐人陋於聞道

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齋腸亦

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記天地寬郊耿介之士
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
卒窮以死而李翱稱之以爲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
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
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郊異矣
蘇子由

郊之習次形於詩句

孟東野一不第而有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語若無
所容其身者老杜雖落魄不偶而氣常自若如納納乾
坤大何其壯哉白樂天亦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

與郊異矣然未若邵康節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尤
有味也 休育

韓愈詩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暫得閑天恐文章聲斷絕
故留賈島在人間 北夢瑣言

枯寂氣味

賈島哭栢巖禪師詩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
殺活和尚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
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是岳詩何精麤頓異也茗溪
漁隱曰余於此兩聯但各取一句而已坐學白塔骨可
見禪定之不動獨行潭底影可見形影之清孤島嘗爲

衲子故有此枯寂氣味形之於詩句也如此詩話

郊寒島瘦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
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
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
語也詩彥周詩話

玉川子

月蝕詩

韓退之月蝕詩一篇大半用玉川子句或者謂玉川子
月蝕詩豪恠奇挺退之深所歎伏故所作盡摘玉川子
佳句而補成之某切以為不然退之月蝕詩題曰效玉
川子作而詩中有以玉川子為言者玉川子涕泗下中
庭獨自行又曰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全再
拜敢告上天公然則退之幾於代玉川子作也玉川子
詩雖豪放然大險恠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
而約之以禮故退之詩中兩言玉川子其意若曰玉川

子月蝕詩如此足矣故退之詩題曰效玉川子作此退之之深意也不然退之豈不能自為月蝕詩而必用玉川子句而後成詩耶以謂退之自為月蝕詩則詩中果玉川子涕泗告天公又非其類矣

學林新編

有所思飄逸可喜

玉川子詩讀者易解識者當自知之蕭才子宅問答詩如莊子寓言高僧對禪機惟有所思一篇語似不類疑他人所作然飄逸可喜其詞曰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圓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一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

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入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絃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為暮雨兮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窻前疑是君

雪浪齋日記

評茶歌

玉川子有謝孟諫議惠茶歌范希文亦有闡茶歌此二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優劣論然玉川歌云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闡美若論先後之序則玉川之言差勝雖然如希文豈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賦一時之事耳若溪漁隱曰藝苑以此二篇皆佳作未可優劣論今並錄全篇余謂玉川之詩優於希文之歌玉川自出曾臆

造語穩貼得詩人之句法希文排比故實巧欲形容宛
成有韻之文是果無優劣耶玉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
茶云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
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
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
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瓃先春抽出黃
金牙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
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挂頭自
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淨光凝椀面一椀喉吻潤
兩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
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

七椀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
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
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生命墮在顛崖受辛苦便爲
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希文和章岷從事聞茶
歌云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水微開溪邊竒茗冠
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
雲去露芽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采綴未
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兮圓
中蟾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鬪美鼎磨雲外首
山銅瓶携江上中瀉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
瀉起鬪茶味芳輕醞醕鬪茶香芳薄蘭芷其間品第胡

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取吁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塔前奠衆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聞雷襄盧全不敢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千萬城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風飛君莫羨花間女郎只闔草贏得珠璣滿斗歸

嶼黃

山中絕句

盧仝山中絕句云陽坡草軟厚如織因與鹿麝相伴眠王介甫只用五字道盡此兩句詩云眠分黃犢草豈不簡而妙乎漁農

李長吉

品題

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詩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尾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陔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喙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對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

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禁
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
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
命騷可也杜牧之

晦庵論李賀詩

李賀較恠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

高軒過

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
湜覽賀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
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
若無人仍名曰高軒過云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纒

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八門下馬氣如虹東京才子
文章公二十八宿羅心曾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
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眉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
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
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後舉進士賀
父名璿或謗賀不避家諱韓文公特為著辨諱一篇譙

古錦囊

李賀未始立題然後為詩如他人牽合程課者每旦出
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儼

揚花撲帳春雲熱

長吉詩云揚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人遠甚如柳塘春

水漫花塢夕陽遲雖為歐陽公所稱然不迨長吉之語
許彥周詩話

桃花亂落如紅雨

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
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李出一時決
非相為剽竊復齋謾錄

劉賓客

獨步元和

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
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
工而異曲也昔子瞻嘗聞余詠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
塵不可追也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意尤穩切白樂天元
微之為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耐脫菜時不可解當待
博物洽聞者說也三閣辭四章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
存亡之鑑也大槩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它
文耳山谷

用意深遠

蘇子由晚年多令人學劉禹錫詩以為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後因見夢得歷陽詩云一夕為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路處亞父所封城皆歷陽事語意雄健後殆難繼也呂氏童蒙訓

明月可中庭

山谷至庐山一寺與羣僧圍爐因舉生公講堂詩末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爾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滿中庭山谷笑去洪駒父詩話

平淮西詩

人豈不自知耶又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禹錫

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為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昇平年為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為何等語也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不知此兩句有何難道至于三年始成一吟下淚也隱居詩話

樂天評詩

杜甫善評詩其稱薛稷詩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美矣又稱李邕六公篇恨不見之皇甫湜題浯溪頌云次山有文章可憐只在碎亦善評文者若白居易殊不

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
破青山色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
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
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耳隱居詩話

碁詩

夢得觀碁歌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鴈
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余嘗愛此數語能模
寫弈碁之趣夢得必高於手談也至東坡觀碁則云勝
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蓋東坡素不解
碁不究此味也漁隱

常建

佳句

丹陽殷璠撰何嶽英靈集首列常建詩愛其山光悅鳥
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爲警策歐公又愛建竹徑通幽
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建作數語竟不能得以爲恨予謂
建此詩全篇皆工不獨此兩聯而已其詩曰清晨入古
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
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但聞鐘磬音洪駒甫詩話
常建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文忠公最愛賞
以爲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飲

芻豢反思螺蛤耶東坡

詩人玉屑卷之十五

詩人玉屑卷之十六

香山

五長

白樂天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
長於切律詩百言以上長於贈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長
於情詩苑類格

造理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嘗在於
晚景若少年富貴者非曰無之蓋亦鮮矣人至晚景得
富貴未免置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

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司空曙詩
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
然誠不足爲此也 漁隱

達道

白氏集中頗有遺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多愛之余友
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如之名曰助道其
詞語蓋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截曉悟於人
也余愛其詩云羲和走馭趁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
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銷枯至無非命壯
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予
今擬其句語聊加變易入於別韻前述時景之迅遷後

述世態之不一而終篇亦斷之以不驚也詩云羲和走
馭趁年華不使人間歲月賒春正艷陽春即老日方亭
午日還斜時情莫測深如海世事難齊亂似麻已共身
心要約定古今如此勿驚嗟 法藏碎金

達者之詞

白樂天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達者之詞也
孟東野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者之詞
也 青箱雜記

秀句

樂天詩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桐此語未易及 詩彥周

工於對

杜子美善於用故事及常語多離拚或倒其句而用之
蓋如此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矣如露從今夜白月
是故鄉明之類是也樂天工於用對寄微之詩云白頭
吟處變青眼望中穿可為佳句然不若別來頭併白相
見眼終青尤為工也塵史

草詩

樂天以詩謁顧况况喜其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予以為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
簡而意盡復齊謾錄

昭君詞

古今人作昭君詞多矣余獨愛白樂天一絕云漢使却

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娥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
如宮裏時蓋其意優游而不迫切故也然樂天賦此時
年甚少王直方詩話

寒食詩

東坡云與郭生遊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
酒酣發聲坐為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改樂天寒食
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
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
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冥重泉哭不聞蕭蕭暮
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王直方

桑落酒

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
釀酒甚佳故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為桑郎蓋語訛耳庾
信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白居易詩云桑落氣
薰珠翠暖拓枝聲引莞絃高後史補

海園屏風詩

樂天題海園屏風詩略曰或者不量力謂茲鰲可求鼎
足願空不動綸絕沉其鈎一鰲既頓頷諸鰲齊掉頭噴風
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吾讀此
詩感劉隗李訓薛文通等事為之大息隱居詩話
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計者也當
時議者欲置之固為非策然不得武裝二傑事亦未易

辨也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
海園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吾以是知
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
況欲弊所持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談也二
說未知孰是東坡

玲瓏歌

商玲瓏餘杭歌者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罷胡琴掩
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
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前沒腰間紫綬繫
未穩鏡裏朱顏看已失玲瓏玲瓏柰老何使君歌了汝
還歌時元微之在越州厚幣邀至月餘使盡歌所唱之

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詞我詞多是
寄君詩却向江邊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時若溪漁隱
曰東坡用此歌夜飲次韻畢推官云紅燭照庭嘶驥
黃雞催曉唱玲瓏又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日云只有
黃雞與白日玲瓏應識使君歌又樂天與劉十九同宿
詩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惟共嵩陽劉處
士圍碁賭酒到天明故東坡題杜介熙熙堂云白砂碧
玉味方求黃紙紅旗心已灰白砂碧玉見續仙傳勝說

東坡似樂天

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為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
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巔賞徧洛陽春又他

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
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
似其句云在郡依前六百日是也 王直方詩話

老嫗解詩

白樂天每作詩令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
不解又改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也 墨客揮犀

纖艷不逞

杜牧謂白居易詩纖艷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為淫言媒
語入人肌膚不可去 唐李贊

甘露詩

沈存中謂樂天詩不必皆好然識趣可尚章子厚謂不

然樂天識趣最淺狹謂詩中言甘露事幾如幸災雖私讎可快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當形之歌詠也如當公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類詩史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游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若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也哉蓋悲之也東坡

陵陽重厚之論

公嘗曰白樂天詩今人多輕易之大可憫矣大率不曾道得一言半句乃輕薄至於非笑古人此所以不遠到僕曰杜子美云揚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正公之意也公曰當時人已如此室中語

王谿生

九日詩

九日云曾共山公把酒危霜天白菊遶堦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載首宿空教楚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古今詩話云李商隱依令狐楚以殘奏受知後其子綯有韋平之拜浸踈商隱重陽日商隱造其廳事題此詩綯觀之慙恨偏鎖此廳終身不更又唐史本傳云令狐楚奇其文使與諸子遊楚從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後從王茂元之辟其子綯以為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綯當國商

隱歸窮絢憾不置則商隱此詩必此時作也若古今詩話以謂絢有韋平之拜浸踈商隱其言殊無所據余故以本傳證之但絢父名楚商隱又受知於楚詩中有楚客之語題於廳事更不避其家諱何耶東坡九日云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又云南屏老宿閑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皆用商隱詩也漁隱

殺風景

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唱道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潁以惠山泉烹日注從容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籃煮惠泉未

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蔣大漕之奇夜請公于蔣山騁唱甚都公取松下唱道語作詩戲之云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浦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西清詩話

唐人以對花啜茶謂之殺風景故荆公寄茶與平甫詩有金谷看花莫謾煎之句三山老人語錄

斫桂樹

義山詩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暫謫亦千春月中桂樹高多少試問西河斫樹人按酉陽雜俎云舊傳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

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對西河人學道有過謫令伐樹故
宋子京朝月詩亦曰吳生斫鉗西河斧無柰婆婆又滿
輪細素雜記嘗論吳生斫樹事引李賀筌篈引云吳質
不眠倚桂樹李賀謂之吳質良成式謂之吳對未詳其
義竊意筌篈引所謂吳質非吳對也恐別是一事魏有
吳季重亦名質 藝苑雌黃

詞意深妙

余知制誥曰與余恕同考試恕曰夙昔師範徐騎省為
文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警句云平湖千畝凝碧乎其
下西山萬疊倒影乎其中它皆常語近得舍人所作涵
虛閣記終篇皆奇語自渡江以來未嘗見此信一代之

雄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絕云珠
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闔腰支不須看盡魚龍戲終
遣君王怒偃師擊節稱嘆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之深
妙令人感慨不已若溪漁隱曰東坡快哉亭詞云一千
頃都鏡淨倒碧峯用徐騎省語意也 談苑

高情遠意

文章貴衆中傑出如同賦一事工拙尤易見余行蜀道
過筆筆驛如石曼卿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膾
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等筆驛也殷潛
之與小杜詩甚健麗亦無高意惟義山詩云魚鳥猶疑
畏簡書風雲長為護儲胥簡書蓋軍中法令約束言號

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後魚鳥猶畏之也儲胥蓋軍中藩籬言忠義貫神明風雲猶為護其壁壘也誦此兩句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至於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屬對親切又自有議論他人亦不及也馬嵬驛唐詩尤多如劉夢得綠野扶風道一篇人頗誦之其淺近乃兒童所能義山云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語既親切高雅故不用愁怨墮淚等字而聞者為之深悲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如親扈明皇寫出當時物色意味也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益奇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至與溫庭筠齊名蓋俗學祇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詩眼

淺近

李義山詩楊大年諸公皆深喜之然淺近者亦多如華清宮詩云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用事失體在當時非所宜言也豈若崔魯華清宮詩云障掩金雞蓄禍機翠華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又云草遮回磴絕鳴鸞雲樹深 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語意既精深用事亦隱而顯也義山又有馬嵬詩云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渾河中詩云咸陽原上英雄骨半是君家養馬來如此等詩庸非淺近乎 漁隱

王建

撫實

歐陽永叔歸田錄言王建宮詞多言唐宮中事羣書闕
紀者往往見其詩如內中數日無宣喚傳得滕王蛟蝶
圖滕王元嬰高祖子史不著所能獨名畫記言善畫亦
不云工蛟蝶所書止此殊不知名畫記自紀嗣滕王湛
然善花鳥蜂蝶又段成式酉陽雜俎亦云嘗見滕王蝶
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菜花子蓋湛然非元嬰
孰謂張彥遠不載耶又建宮詞云魚藻宮中鎖翠娥先
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鷄頭積漸多事

見李石開成承詔錄文宗論德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
官人每引流泉先於池底鋪錦則知建詩皆撫實非鑿
空語也 西清詩話

宮詞

王建宮詞荆公獨愛其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
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陳輔之詩話

花藥夫人詩尤工

王建宮詞云御厨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苦春白日
卧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藥夫人宮詞云厨舡
進食簇時新待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
催喚打魚人二詞紀事雖異造語頗同第花藥之詞工

建為不及也 漁隱

宮詞雜它人詩

余閱王建宮詞選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所膾炙者數
詞而已其間雜以他人之詞如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
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擊磬月紗銀燭
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卧看
牽牛織女星此竝杜牧之也淚滿羅巾夢不成夜深前
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籠坐到明此白樂
天也寶仗平明金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
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也建詞凡百有四篇
又逸詞九篇或云元微之亦有詞雜於其間余以元氏

長慶集檢尋却無之或者之言誤矣漁隱

舊跋

王建大和中為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而籍相友善工為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初為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以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著進來龍馬每教騎嘗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倣此躰者雖有數家而建為之祖耳唐王建宮詞舊跋

山居詩

王建云閉門留野鹿分食與山雞魏野云洗硯魚吞墨真茶鶴避煙二人之詩巧欲摹寫山居之趣弟理有當否如建所言二物何馴狎如此理必無之如野所言雖未必皆然理或有之至若少陵云得食堦除鳥雀馴東坡云為鼠長留飯憐蛾不點燈皆當於理人無得以議之矣漁隱

望夫石詩

陳無已詩話云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話惟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况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况為第一云山頭

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望夫石
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况得句處也余家有王建集載
望夫石詩乃知非况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
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已
叔達偶忘之耶茗溪漁隱曰荆公選唐百家詩亦以此
詩列建詩中則無已叔達之誤可無疑矣復齋謾錄

杜牧之

二十八字史論

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
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
爲二十八字史論許彥周詩話

好異

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
雀春深鎖二喬題商山四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
老安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畔
於理詩云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

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士
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甚
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
土重來決矣漁隱

絕句

牧之云無媒逕路草蕭蕭
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
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
羅歎云芳草和煙暖更青
閑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
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
余嘗以此二詩作一聯云
白髮惟公道春風不世情
蓋窮人不偶遣興之作也漁隱

遣懷詩

遣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
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覓

揚州夢占得青樓薄倖名
余嘗疑此詩必有謂焉因閱
芝田錄云牛奇章帥維揚
牧之在幕中多微服逸遊公
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
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
召臨別公以縱逸為戒牧之
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
是街子輩報貼云杜書記平
善乃大感服方知牧之此
詩言當日逸遊之事耳漁隱
小杜華清宮詩雨露偏金
穴乾坤入醉鄉如此天下
焉得不亂許彥周詩話

陵陽論赤壁詩

杜牧之赤壁詩云折戟沉沙
鐵未消細磨蒼蘚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
深鎖二喬今人多不曉卒章

其意謂若是東風不與便即周郎不能破曹公二喬歸魏銅雀臺也僕嘗叩公更嘗有人如此立意下語否公曰正楚辭所謂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逢乃嚴助所作哀時命室中語

命意之失

牧之作赤壁詩謂赤壁不能縱火即為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詩諺周

吳興張水戲

太和末杜牧自待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雅聞湖州為浙西名部風物妍好且多麗色往游之時刺史崔君

亦牧之素所厚者頗諭其意凡籍之名妓悉為致之牧殊不愜所望史君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俟其雲合牧當間行寓目異此際忽有闕焉史君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忽有里姥引鬢髻女年十餘歲牧熟視之曰此真國色也因使語其姥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吾十年必為此郡若不來乃從所適因以重幣結之尋拜黃池二州皆非意也洎周墀入相牧以其素善乃併上牋于墀乞守湖州大中三年移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姝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焉牧即政之夕亟使召之夫母懼其見奪也因携幼以詣

之牧詰其母曰曩既許我矣何為適人母拜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詞也直強而不祥乃禮而遣之因為張別詩曰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籍綠葉成陰子滿枝若溪漁隱曰顏魯公題謝公塘碑陰云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故東坡將之湖州戲贈莘老詩云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

麗清集

分司洛陽

牧之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妓為當時第一一日開筵朝士爭赴以杜嘗持憲不敢邀飲杜

諷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馳書杜聞命遽來會中女妓百餘皆絕色殊藝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滿引三卮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杜又自引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三行紅粉一時回意氣閑逸傍若無人古今詩話

杜荀鶴

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宮詞為唐第一云早被婬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

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也幕府燕

題錄
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正好對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高齋詩話

韓致元

不志君

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中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激發而然韓偓貶逐後依王審知其集中所載手風慵展八

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惚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其詞凄楚切而不迫不忘其君也潘子真詩話

看天憶帝都

致元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云金鑿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元而語益工復齋漫錄

絕句

致元醉著絕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
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杜荀鶴亦有溪與
絕句云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
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語句俱弱不若致元之雅健
也漁隱

香奩集

高秀實言元微之詩艷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
骨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
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
得也許彥周詩話

晚唐

詩小巧無騷氣味

晚唐人詩多小巧無風騷氣味如崔魯山鵲詩云一林
寒雨吹巢冷半朵山花咽紫角香張林池上云菱葉乍翻
人採後行花初沒舸行時蓮花云何人解把無塵袖盛
取清香盡日憐皆浮艷無足尚而昔人愛重稱為佳作詩
陵陽論晚唐詩格卑淺

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則不可今人作詩
雖句語軒昂但可遠聽其理略不可究室中語

誠齋論晚唐詩

唐末詩人李推官咸用有披沙集如見後却無語別來
長獨愁如危城三面水古樹一邊春如月明千嶠空灘
急五更風如燭殘偏有焰雪甚却無聲如春雨有五色
灑來花旋成如雲藏山色晴偏媚風約溪聲靜又回如
未醉已知醒後憶欲開先爲落時愁蓋征人凄苦之情
讀之使人發融冶之驩於荒寒無聊之中動慘戚之感
於奕談方懌之初然則謂唐人自李杜之後有不能詩
之士者是曹丕火浣之論也謂詩至晚唐有不工之作
者是相靈寶哀黎之論也文集

誠齋論晚唐詩有三百篇之遺味

誠齋序順庵劉良佐詩藁云夫詩何爲者也曰尚其詞

而已矣曰善詩者去詞然則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詩者
去意然則去詞去意則詩安在乎曰去詞去意而詩有
在矣然則詩果焉在曰嘗食夫飴與茶乎人孰不飴之
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於茶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
而不勝其甘詩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譖蘇公而蘇
公刺之今求其詩無刺之之詞亦不見刺之之意也乃
曰二人從行誰爲此禍使暴公聞之未嘗指我也然非
我其誰哉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三百篇之後此味
絕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寄邊衣云寄到玉關應萬里
戍人猶在玉關西弔戰場云可憐死定河邊骨猶是春
閨夢裏人折楊柳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

關三百篇之遺味黯然猶存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
不足以知之予敢言之哉云云先生此序深造作詩宗
旨故錄之餘話

詩人玉屑卷之十六

